



慰問大安災胞隨行記

記者：彭寬 謹

少一者記
通個是記

文墨的人，對於慰問大安災胞之行，未能盡其開目睹的情形，給諸位作一個詳細的報道，很慚愧地，惟有搜盡枯腸，簡單的將此行介紹給諸友及同學們也可知道一

本月十九日這個不祥的日子，妮娜小姐帶來了大安三村人民的安，這水患的巨災，劫後的四千餘災胞，在死亡線上掙扎，嗷嗷待哺的等候着善後救濟。臺中市佛教蓮社及靈山寺並菩提樹社學佛同仁，本着佛陀慈悲為懷的精神，發起救濟大安災胞的運動，短短的三二天中，由於蓮友以及補習班同學們熱烈的響應下，募集了現金七百四十元（先交民聲報代收）新舊衣褲二千一百餘件，毛巾七五三條，蚊帳兩頂，紗線一百二十個，鈕扣乙大包，縫衣針八百支，膠鞋，牙刷，牙粉，糖果等，自組宣慰團，一行卅餘人，於本月廿八日在李老師炳南居士的領導下，租

了卡車小汽車各一輛，送到大甲及大安的災民收容所，分發給劫後的災胞，並面致慰問。

一片藍天，沒有半點烏雲，車子在市區柏油路上緩行，繫貼在兩邊的白旗和紅紙，上面寫着臺中蓮社及靈山寺災胞慰問等字樣，旗子迎風招展，發出拍拍的聲響，似乎成一種有節律的調子，路旁的行人佇立而望，用着好奇的眼光，似乎覺得佛致並不像一般人所說的那樣消極！當車子離開市區時，呈現眼前的是一片綠色原野，葱翠樹木，青茵禾苗，大自然的瑰麗，多使人沉醉。車在疾馳，漸漸地接近了巍峨的鐵砧山，臨高遠眺，梧棲、清水、大甲等地的風景建築物，盡收眼簾，遠處海天一色，真可說山河如畫，但想到大自然帶給人們的災難，不禁使我心寒胆碎！

車在大甲鎮公所前停下，這裡設有救濟大安災民總會，承該會負責人殷勤接待，稍留片刻即陪同我們乘車直驅第一收容所即大甲中學

內。車子在校門口停下時，隨被大批災胞圍住，他們翹首待望的情緒以感激的心情來迎接我們這羣佛子，當記者面臨這批災民時，淚將奪眶而出，蒼黃憂鬱的臉孔配着蓬鬆的頭髮，破襤的衣服，使我不敢相信此時的我是處身在人間的地獄。

很快地我們將分配給這批災胞的東西卸運下車，交由該災民服務團分發，隨即由總救會負責人響導每室介紹，我們推舉靈山寺住持德真師代表向各室災胞致慰問之意！不少年齡較高的男女災胞，對我們一班熱誠的佛弟子，感激而流淚！其他中年男女們則聲聲感謝。接着由陳進德、許炎墩兩居士按室簡單介紹佛法，並由蓮社的女弟子宏法班各居士分發一無上至寶——佛佛宣傳品等，個別向災胞慰問並略說信佛利益，念佛方法等，災胞們爭求佛像，一阿彌陀佛之聲，頓時傳遍收容所內。每一個災胞由憂愁焦慮的表情中一變而成歡笑愉快的面容，死沉沉的空氣也一

變而為生氣蓬勃了。他們從黑暗中得到光明，當我們離開這收容所時，災胞們以歡喜的情緒，頻頻與我們握手。

為了清楚災區情形，我們的車在大安溪堤壩決口處停下，被大水沖倒的堤口大約有四五十步，劫後的大安三村，橫塞沙灘，傾倒的房屋，支離破碎，昔日良田，今成石灘，這種由自然造成的災難，大家搖首嘆息！我們為了紀念此行，特在決口處合攝一影。

再轉第二災區收容所到大安的海墘國校，大致情形與第一災區相同，所不同的是飯後休息的時間，多添了一個小節目，由朱斐、陳進德、許炎墩三居士集合百餘名災童，講故事啦，唱七音佛號歌啦，並分發剩餘的餅乾糖果，小朋友們有故事聽，還有餅乾吃，便大賣其力，「阿彌陀佛」之聲更響徹雲霄了。

慧三法師在觀音山講經

（本刊臺北悉）成子寮觀音山凌雲寺住持覺淨和尚特聘慧三法師自古曆七月十五日起，每日宣講金剛經。歡迎各界聽講云。

靈山寺開講

「念佛三昧寶王論」

（本刊悉）臺中淨土道場靈山寺請郝恩鴻居士講王耶經圓滿後，八月卅日起繼續請郝居士宣講「念佛三昧寶王論」，時間仍為每星期日下午三時起念佛講經，歡迎各界前往聽講。

靜修院佛學研究班開學

（本刊臺北悉）沙止靜修院佛學研究班，自聘道安法師負責教務以來蒸蒸日上，本學期正式開班，招收新生。限收女眾，報名者極為踴躍，錄取名額僅二十名已於上月卅日舉行開學典禮，各界前往觀禮者頗為擁擠云。

（又悉）該院新生宿舍業已落成，凡錄取名額由院供給住宿，酌收膳米，其餘書本行李等，概由學生自備云。

出版消息

（本刊悉）東初法師著「般若心經思想史」已經出版。該書著者根據歷史研究及哲學觀點，對於心經於全部佛教中地位、史要、組織、使命及思想發達的過程，統攝佛法的要義，都有特別觀察與發揮。又附錄著者所作「般若弘傳史畧」此篇不獨於心經研究有聯帶關係，且於校閱諸部般若傳譯異同，弘傳史要，有極大幫助。該書用三十二開報紙，老五號字精印，都一百四十餘面，裝訂美觀，每冊僅收工料費新臺幣五元，欲購者請逕向北投法藏寺人生雜誌社發行所洽購。

（本刊香港悉）虛雲老和尚年譜及法彙等書由虛老留港諸大弟子發心印行預約至今，為時甚久，杳杳無期，迄未出版。經本刊函托香港道友探聽，據悉初交商務印書館印行，但駐該館「政委」橫加干涉，硬要將其中某一段刪除，果現已將原稿收回，另托別家印行，出版之期當在不久矣。雖在香港竟亦受匪幫無理干涉，由此當可見匪區言論之是否自由矣。

